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周露◎译



读者出版社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周露◎译



 读者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周露译. -- 兰州 : 读者出版社, 2020. 12
ISBN 978-7-5527-0634-5

I. ①钢… II. ①奥…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1917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周露 译

产品经理 万红雪

责任编辑 房金蓉

封面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德 QQ:344581934

插图 娜塔莉娅·巴扎诺娃

出版发行 读者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730030)

邮箱 readerpress@163.com

电话 0931-8152180(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 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23 插页 1 字数 449千

版次 2021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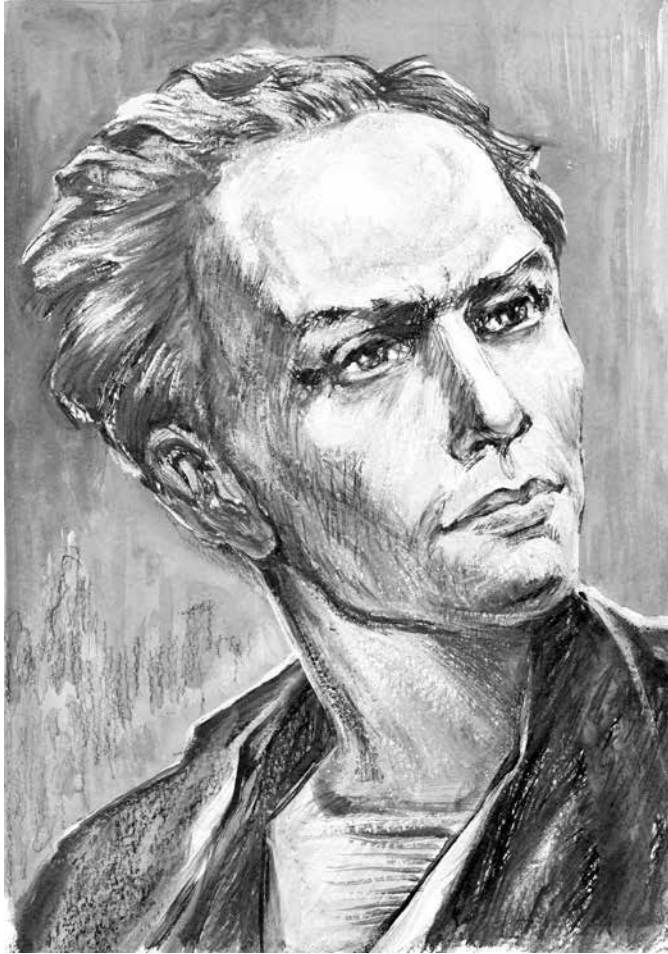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7-0634-5

定价 4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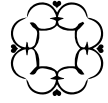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收藏)





前言

永远的保尔·柯察金

文学博士，俄罗斯广播电视学院教授 亚历山大·柳叟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手里拿的这本书是在世界图书出版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书之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总发行量超过了几亿册，其中几千万册是在中国发行的，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在我看来，这本书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在于书中所蕴含的高昂的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热情。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终其一生“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妥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保尔·柯察金生来就具有社会正义感，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这一特点。在他身边出现了水手朱赫来这类人物之后，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得以形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必须拿起武器，亲自去实现这一直觉与思想的结合。

他战斗在国内战争的前线，参加了各支战斗小分队；他奋斗在生产第一线、会议讲坛上、政府部门里，为建设新生活而鞠躬尽瘁。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重大胜利之时，他却罹患了一种使人逐渐丧失全身行动力的怪病，最终被医务委员会宣布为“别赫捷列夫病”。文学成为他新的战斗武器。

在苏联文学中有两个保尔形象可以作比较：马克西姆·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

中的主人公保尔·弗拉索夫和本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第一个保尔由著名作家高尔基塑造，撰写于充满活力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稍后高尔基形成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旨在描写“新人”的诞生。而第二个保尔就是由一位“新人”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

二十世纪的艺术思想也始于美学和风格上的革命，第一是由于自身存在差距和不足；第二是由于人们感到现有风格的不足，希望弥补差距；第三是出于突破过去风格的冲动。这样就诞生了新的风格，旋风疾驰似的，就像第一骑兵军的进攻一样，作者和他书中的主人公一起战斗。因此出现了程式化的风格：小说语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社会、心理和地理等方面都有明确定义。因此，苏联早期小说语言的特征是：地方性、专业性和通俗性。

“由此产生了术语和口头表达要素，作为涵盖这种风格的主要原理：神话性……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小说不同于砌砖造房子从第一层造到最高一层，他用现有情节剪辑故事，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精雕细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风格的所有要素都是众所周知的，文本中甚至充满了熟悉的词语‘风暴’。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全新的、令人惊奇的文本现象。奥斯特洛夫斯基可塑的风格似乎是未定型的、模糊的，也似乎是完全无形的。他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准确地关注事件、关注情节和时代，他的风格经常瞬间简单地改变，反映出内在精神成长中的细微的波动。他凭直觉把握了新艺术思维普遍的、绝对的特征：混合各种原理，联合不可联合的，融合支离破碎的，但是各类混合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这里获得了新的品质，他不是探索‘风格’，而是在探索风格所产生的结果，即人类、个人意识与无限的革命元素之间的全新关系。”

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风格”文本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速度很快。主人公总是冲进来、冲过去、奔跑、奔向、俯冲、跳跃、旋转、突然转身、突然停住脚步。他一刻也不愿休息。急躁、狂热的节奏，以最快的速度，不断地施加压力。柯察金一直在紧张地工作。他着急并敦促别人，甚至无法按时间计算，也不与时间相关——已经失去了时间感。时间被压缩，时间消失了。似乎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只剩下了取代它们的动作和活动。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入形式多样的全球善恶对抗的入口，也是通向俄罗斯文化之门。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也是俄罗斯文化的核心。从形式

上讲，如果依据世界著名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这也是“俄罗斯男孩”转变与“使徒式”转变之争。顺便说一句，是否很奇怪，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认真比较过这两位“病态天才”作家的创作，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精神疾病，而奥斯特洛夫斯基患有身体疾病。

现代文学研究者更加关注小说的体裁，即所谓的自传体传记。伊戈尔·康达科夫写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保尔·柯察金的名字创作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笔下交错重叠，他们的生命虽短暂，却如夏花之绚烂，活得壮烈且无悔。奥斯特洛夫斯基及保尔也因此被称为“苏联圣人”，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称得上“红色生活”“红色圣经”，是“成长小说”的绝佳样本。

本版小说的出版，我们可以看到保尔·柯察金的一幕幕身影，小说第一部的最后章节写到保尔因师长牺牲燃起了复仇的怒火，他冲进了战斗，“不顾一切地劈向一个穿绿制服的波兰兵”。在下一刻，“一团绿火”在他眼前一闪，耳边响起一声“巨响”，“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弹片飞进了他的右眼，保尔失去了知觉。

在野战医院醒来后，由于失明（虽然尚未完全失明）而迷失了方向，保尔经历了一系列幻觉，他把头疼归咎于外界入侵。他感觉到像“章鱼”的触手一样缠绕在他一动不动的身体上的弹片，“章鱼的眼睛鼓胀，周围呈暗红色，中间是绿色，充满生命的光芒。章鱼像蛇一样蠕动，令人讨厌地沙沙作响。保尔感到血液正从自己的身体流进不断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刺还在不停地吸呀，吸呀……”但是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只是想挪动一下身子，但立刻感到“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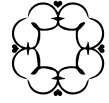
在恢复意识的那一刻，“章鱼”变成了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医生，她是保尔的主治医生。对章鱼的恐惧表明了保尔对无法控制的身体的恐惧：他无法改变身体已背叛自己的事实，只能直面一次又一次身体带来的折磨并顽强抵抗。正如保尔在小说末尾给哥哥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不能也没有权利放弃。他列举了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先是左臂不听使唤了，这已经是够痛苦的了，谁知紧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原本就只能在室内勉强走动，现在甚至从床沿挪到桌子跟前也异常困难。”保尔问道：“一个人既有背叛了他的不受支配的肉体，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迫切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这支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排山倒海、滚滚向前的钢铁洪流中去。一个人兼有这两者，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如今，我们已远离了保尔·柯察金所处的时代，但我们却都希望拥有保尔·柯察金的钢铁般精神，在烈火和骤冷的锻造中炼就钢铁意志。肉体的背叛虽然使保尔丧失了行动能力，却消磨不掉他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蓬勃朝气。意志不倒，精神永存。保尔的形象之所以令无数人动容，不正是因为他坚强、无私、自强不息的意志力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匮乏的吗？

一次次地对抗病魔，一次次地重返战斗岗位，谁说保尔没有过迷茫和彷徨？当保尔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时候，他重新燃起旺盛的斗志，并写下了至今仍被人称颂的警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相信保尔·柯察金的精神定能鼓舞中国千千万万青年永葆顽强的斗志，树立坚定的目标，满怀信心地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周露译）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50
第五章 	065
第六章 	078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23
第九章 	142

第二部

第一章 	160
第二章 	179
第三章 	212
第四章 	244
第五章 	270
第六章 	292
第七章 	308
第八章 	328
第九章 	345
译后记	351



第一部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 第一章 |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统统站起来！”

一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胖子，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似乎要刺穿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全都惶恐地注视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孩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紧盯着四个男孩。

“过来，小鬼！”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块儿的男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捣蛋，谁抽烟？”

四个男孩小声回答：“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通红。

“小混蛋们，你们不抽烟，那么是谁往面团里撒烟末的？不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男孩自动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口袋的线缝，想找出一点烟末，但什么也没找到，便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神父问：“你干吗像木头似的站着？”

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瞧着神父，低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谁搞的恶作剧——糟蹋面团了！你以为这次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鬼，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母亲恳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饶不了你。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掏出一撮烟末，撒在神父家准备做复活节^①蛋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他想，母亲在税务官家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这下回家该怎么跟母亲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这该死的神父。可为什么我要撒烟末呢？都是谢廖沙怂恿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可恶的老畜生撒一把。’这不，真的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啥事也没有，而我呢，却很可能要被开除。”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了仇。有一天，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不准回家吃饭”。为了不让他独自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淘气，便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让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讲地球和天体。保尔惊奇地张大嘴巴，听着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跟地球也很相像。他觉得非常惊讶，真想站起来跟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生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讲《圣经》里的道理。他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不久以前的事。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文、《新约》和《旧约》^②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哪种东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

到了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了手。一得到

① 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每年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在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

② 《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旧约》主要讲律法，《新约》主要讲恩典。从时间上讲，以耶稣降生来划分《新约》《旧约》。

允许，他便站起来问：“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

突然，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声打断了话头：“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原来你是这么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给撞得鼻青脸肿、吓得半死的他，已经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保尔又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既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任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神父这顿没来由的体罚。他把仇恨埋藏在心，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还受到瓦西里神父许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接连好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过问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名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补考。他们在厨房等候的时候，他把一撮烟末撒进了神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嗓音把保尔吓得打了个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他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面色苍白，双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了。”母亲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时候管饭，当班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许偷东西。”

“瞧您说的，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母亲慌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命令说，随即转身关照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齐娜，带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茹霞给他派活儿，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冲保尔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母亲一面紧随其后，一面低声叮嘱：“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可要勤快点，别让自己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一塌糊涂：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碗碟和刀叉，几个女工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不住地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长着一头蓬乱的火红色头发，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碗碟的大锅里，开水正冒着蒸汽，弄得整个屋子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他愣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到哪儿。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拍她的肩膀，说：“弗茹霞，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替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干些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名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然后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茹霞，等候她的吩咐。弗茹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儿，接着把从胳膊肘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用悦耳动听的浑厚的声音说：“小兄弟，你的活儿挺简单：每天清早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另外，活儿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兄弟，活儿够多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①地方的土音，重音放在字母“a”上。保尔听到这种口音，又看到她那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不知怎么心里高兴了些。

“看样子，这位大婶挺和气。”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弗茹霞：“大婶，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呀？”

保尔说到这里，洗碗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笑声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弗茹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看不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① 科斯特罗马：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上游。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一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那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他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对刀叉检查得可仔细了，只要看到一点脏东西，咱们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可是个男的。”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孩子，咱们这儿的老板是个摆设，是个大草包，什么都由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几天就会知道的。”

洗碗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快点干，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可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茹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吧，”他伸出一只大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照管好，可你瞧，现在一个熄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且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动手烧茶炉。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未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卖力气。他知道，这儿可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那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锅底底下添些木柴，把湿抹布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下面的厨房去。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嘿，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实在没法子，才打发来做工的。”

“是啊，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弗茹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很快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开头都很卖力……”